

衡山湖壯歌

(革命斗争故事集)



微山湖壮歌

(革命斗争故事集)

中共微山县委
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十月

前　　言

微山县原属苏、鲁两省，沛、滕、峄、铜、鱼、邹、济、临八县所辖。贯穿微山县境的微山湖，由微山、昭阳、独山、南阳四湖组成，四湖连片，以微山湖最大，故称微山湖。微山湖不仅资源丰富，享有“日出斗金”的盛誉，而且微山湖地区还是革命根据地之一，是著名的“铁道游击队”、“微湖大队”、“运河支队”等革命武装活动的地方。湖区人民在战争年代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就有了党的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党发动领导湖区人民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微山湖畔，点燃起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运河之滨，掀起了抗击日寇的狂飙巨澜。解放战争时期，微山湖区的党组织发动贫苦农、湖、渔民积极参军参战，踊跃支援前线。同时，党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输送到新的解放区。微山湖区党的斗争史是可歌可泣的，微山湖区的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很大贡献。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微山湖区发生了许多与敌斗争的重大事件和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同时，涌现出一大批不屈不挠的英雄人物和视死如归的革命志士。几十年来，这些真实的、生动的、感人肺腑的人和事，一直激励着后人向前奋进。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中的故事，虽然大都是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编写而成的，但是在写作过程中，作者为了增强故事的集中性和可读性，做了某些艺术处理。因此，读者只可以作为故事去阅读，作为党史文艺作品去欣赏，而

不可作为历史资料来对待。特别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同志，对书中的人和事都很了解，有的甚至是亲身经历过的，对于不妥之处，敬请谅解，同时希望提出宝贵意见。

人民革命斗争的道路是漫长的，先辈们创建的丰功伟绩，与山岳比高，同江河齐长。我们所搜集整理的这三十多篇故事，只是浩浩江海中的一滴。但愿读者能通过它，窥见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难壮伟的战斗历程。

以文艺的形式表现真实的历史事件，是利用党史资料为现实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更为有效的措施。我们编印的这本集子是一次初步的尝试。这尝试是稚嫩的，摸索性的，因而也是不成熟的。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错漏和不足之处一定不少，谨盼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作为我们今后编纂工作中的借鉴。

编 者

一九八七年十月

目 录

“湖陵城”之战	王洪军 (1)
十一团浴血战韩庄	
——鲁南战役侧影	刘为民 (13)
战斗在微山岛上	陶庆明 (22)
三勇士力擒甄宝明	李金陵 (40)
巧布渔钩阵	陈明祥 (47)
火烧张桥	李孔章 (53)
夺药	王汝昆 (59)
渔秀才办学	李延法 (72)
智毙高岗	李金陵 (85)
山岛	殷宪恩 (91)
虎穴除奸	谷传光 (95)
湖上歼敌	王仲山 (105)
李水报仇	宋致国 (121)
劈波扬帆	刘玉书 (133)
豆油老赵	朱敦朗 (149)
夏镇擒敌	王凤民 (160)
芦荡枪声	徐化耐 (172)
刘金山四进敌军营	李金陵 (178)
大口子窝阻击战	张 驰 (188)
奇袭塘湖站	冯博忠 (195)
巧夺“给养”	莫叶林 (203)
扁草地里的战斗	陈延华 (211)

联防大队对敌斗争故事	谢裕平	(215)
深夜歼敌	刘大玉	(223)
大湖血涛	李孔章	(230)
佳姐娌	井传荣	(237)
三娇的传闻	田诗玉	(246)
挺拔的荷花箭	林庆柱	(255)
小奎的故事	裴修第	(262)
末代尼姑	满 枫	(267)
少年英雄国有年	王安民	(273)
智捕匪首马耀武	李金陵	(281)
编 后		(286)

“湖陵城”之战

王洪军

那是一九四四年的五月。国民党顽固派调整反共部署，改组原苏鲁战区游击总指挥部为“山东挺进军”和“苏北挺进军”两个总指挥部。苏北挺进军第一分区司令冯子固，下辖五个纵队，共一万五千余人，分布在丰、沛、砀、单四县之间。山东挺进军第三军分区司令兼伪专员周侗部约一千三百余人，活动于沛、鱼、滕边。由于我军在滕县的攻势猛烈，周侗在滕县站不住脚，就和以胡介凡为首的滕县县政府一齐窜到湖西程子庙，和冯子固勾结在一起，以程子庙据点为大后方，建立兵工厂，制造枪弹。进可与丰、沛、鱼顽固军勾结；进攻湖西抗日根据地；退可以微山湖为依托与我军周旋。当时，敌人的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七月八日，中央军委指示，为配合我太行、太岳部队向河南进军，决定由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统一指挥鲁西和湖西的部队，组织微山湖反顽战役，向盘踞在湖区阻我东西交通的伪顽军发起进攻，以便彻底扫除伪顽军。

鲁南部队由鲁南军区政委王麓水率领五个主力连和湖边独立支队西进讨顽。王政委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决定首先拔掉程子庙据点，消灭周侗部，使湖西伪顽群龙无首，然后各个击破，进而打开湖西抗日斗争新局面。

一天晚上，大概是十点钟，王政委派人来叫我。进了他的房间以后，我看他站在窗下沉思，昏暗的灯光照着他军帽下的英武脸庞。他见我进来，热情地握住我的手：“李

军同志，你对程子庙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为了打好湖西讨顽第一仗，党决定派你去侦察一下情况，把周密在程子庙的兵力部署、防御工事和地形搞清楚。郭继东，张明华同志给你当助手，马上出发，有什么困难吗？”说罢，一双深情的眼睛，紧紧盯着我，显出了无限的信任和希望的神情。我向政委行了个军礼：“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就和小郭、小张连夜出发了。

从指挥部到程子庙有五十多里，还要横跨二十里微山湖。当时天旱干涸，仅有洼地有水。我们顺着湖中被行人踩出的弯弯曲曲的小路，向西行进。道旁野草齐腰，脚下坑坑洼洼。有时迷失道路，只好在荒草中摸索前进。旷野里一片黑暗，天地溶合在一起。无边无际的黑夜，象一张巨大的网，把我们罩在湖中，什么也看不见。辽阔的湖面上没有一星灯光，大地似乎沉沉地入睡了。天气闷热，蛤蟆咕呱呱不住气地叫，令人心烦。凌晨三点来钟，我们爬上了程子庙东北的一个土坡，顾不得休息，又沿着田间小路，约摸走了二三里路，便来到程子庙。我们要在这里找到地下联络员陈大爷，才能采取下一步行动。程子庙东西长约一华里半。村东有座古庙矗立在两米高的平台之上，据说是唐代所建，后遭洪水倾覆，几经重建修整，虽历经人间沧桑，砖石斑驳，但仍保持当年的雄风英姿。在朦胧的夜色中，放眼望去，程子庙村象条黑色的巨龙横卧在大沙河两岸，北临微山湖，南控丰、沛县，是历史有名的水旱码头。相传程子庙是汉代的湖陵城。汉高祖刘邦曾在此与秦军打了一仗，至今庙内存有碑诗一首，记载此事。诗曰：“曾披汉史颂歌风，千载无人嗣沛公。记得湖陵方与战，山河疏处想英雄。”两千年前繁华的湖陵城，如今只有沙砾瓦片了。

我正陷于沉思，一声长长的嘹亮的鸡叫声传来。“连

长，鸡叫了。”小张脱口而出。我看天，仍是黑沉沉的，可东方已放出了淡淡的白光。继东说：“连长，趁天还没亮，我们进庄找陈大爷。”于是，我们摸进了程子庙村。

陈大爷叫陈怀远，家住村西神路口东边第三家。前年，我在师特务连当排长，给铁道游击队送信，常在陈大爷家落脚。陈大爷是我党地下联络员，儿子参加了八路军。家里有老伴、儿媳和一个孙子。四口人租种地主吕殿五几亩涝洼地为生，日子过得很紧巴。

我走在前头，继东、小张紧随身后。往东看，三百米以外就是敌人的寨墙，岗楼里闪着灯火。尖利的枪声不时划破宁静的夜空，引起一阵阵犬吠，继而又逐渐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

我们来到一棵高大的椿树前，停住了脚步，敲响了陈大爷家的门。

屋里传来愤怒的声音：“什么东西都叫你们给抢光了，要命有一条！”

“陈大爷，是我。我是李军呀。”我小声说。

屋子里亮了。接着木板门“吱呀”一声开了。我让小张在外面警戒，便和继东进了屋。屋里的混乱景象使我吃了一惊，象一头野牛跑进来满屋乱撞了一番似的。锅烂了，缸碎了，树倒了，囤翻了，满地都是碗碴、乱草、布屑……

陈大爷打量着我，突然紧紧地抓住我的手，颤抖地说：“乡亲们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给盼来了。这些日子叫这些王八羔子糟蹋得好苦哇！”说着，陈大爷眼圈湿润了。

我这才注意到他老人家消瘦了好多，额上的皱纹加深了，面带抑郁神色，那深邃的眼睛射出坚毅的光。

我忽然想起：“大娘呢？”老人默默地坐在木墩上，

阴沉地低着头，停了好一会，才愤然说：“叫孔大麻子用枪给打死了！”我心里一动，立即克制着自己的感情。转脸看看继东，他铁青着脸，紧咬着下唇。陈大爷招呼我俩坐下，慢悠悠地点起一袋烟，狠劲抽了一口，接着告诉我们：“半年前，周侗、胡介凡的兵进了村，说什么要在这里建立县政府，整天抽丁拉伕，抢粮抢柴，闹得鸡犬不宁。他们做贼心虚，怕八路来打他们，放火烧了半个村子。其中有个姓孔的警卫连长，心狠手毒，外号孔大麻子。抢法不错，见街上有人就当活靶子，先后有五人死在他枪下。前天，你大娘到井台打水，被他……”老人说不下去了，随着一声深沉的叹息，落下了几滴悲痛的眼泪。

我的眼圈一阵热，嘴唇剧烈地痉挛起来。

继东愤怒地说：“陈大爷，仇，俺一定给您报！咱的队伍就要过来了。”

“那太好了！”陈大爷噙着泪花说：“乡亲们早就盼着你们哪！小李，有用得着大爷的地方尽管说，大爷这条老命就豁出去了！”

我说：“为了拔掉程子庙据点，打胜湖西扫顽第一仗，王政委命令我们到这里侦察敌情，以便制定正确的作战方案，减少部队伤亡，争取把周侗的顽固军全部干掉！”

“这里敌人的情况，我倒知道一些。”于是，陈大爷讲了起来。

原来周侗伪十四旅三个团及专员公署、伪滕县县政府共一千三百多人，分别驻在程子庙、邓集、卓楼、满口、龙固一带。周侗坐镇邓集指挥。在程子庙驻扎的兵力有一个团部、一个警卫连，加上专员公署，伪县政府八大科，通信班共三百多人。一团副团长外号张大头任总指挥，指挥部设在古庙内，庙墙四周设有机枪火力点。据点北面是一片开阔地，

城墙外壕沟宽七至八米，深四米多。东面紧靠大沙河，河宽流急，加上火力封锁，休想渡过。据点西、南、北三面各修一个岗楼，有胡介凡的亲信把守。

周侗、胡介凡依仗险要的地形，坚固的工事和强大的火力，再加上有卞庄、高庄、龙固之敌策应，以为犄角之势，根本没把我军放在眼里。敌参谋长狂妄地说：“除非共军身上长了翅膀，不然，他是没有法子进来的。”

说话间，天渐渐亮了。

夜幕在无声地消散。周围的柴垛，草房也越来越清楚了。远处的高粱地、树木、村庄的轮廓也隐隐约约地看得见了。又一个清晨降临到人间。

我们住在陈大爷家吃过早饭，思量着如何进一步搞清据点内敌人的兵力部署和火力点位置。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和叫骂声。陈大爷到门外看了看回来说：“是胡介凡派人抓民工修城墙。这几天，胡介凡听到你们要过来的风声，抓紧赶修工事，每天都要抓人。年轻力壮的大都躲出去了，他们连上了年纪的也不放过。谁要不去，不是挨顿皮鞭，就是吊在大殿受刑。西院的贺老六就是在修工事时，说了几句不满的话，被孔大麻子的心腹听到，活活打死了。”

这时，一股仇恨的烈火在我胸中燃烧，我真想冲出去，把这些坏蛋亲手杀死，给乡亲们报仇！但我想到了任务在身，马上克制自己。又转念一想：这不是送上的“舌头”吗？我向小郭、小张递了个眼色，他俩会意，我们便向出事的地点走去。

只见一个大个子匪兵正拽一个男人，一个妇女在地下苦苦哀求：“老总，行行好吧，他有病，一天水米未进，实在不能撑呀！”

“别他妈的装蒜！他不去，我们怎么交差！”小个子匪

兵抡起枪托就要向妇女头上砸去。我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他的手腕。那家伙先是一怔，接着象才还过魂来似的叫道：“你是干什么的，敢管老子的事，连你也一块抓到据点里去！”

“好！我正要找你们，跟我们去一趟！”

大个子匪兵见势不妙，刚要开枪，继东、明华抢上一步，下了他的枪。随即把这两个家伙拖到陈大爷家。

两个匪兵听说我们是八路军的侦察兵，便筛糠似的抖动起来，连连磕头求饶：“八路爷爷饶命，八路爷爷饶命！我们也是苦出身哪！昨天，没有抓到人，张大头把俺毒打一顿，说今天要是再抓不到人，拉出去枪毙！我们也是昧着良心干的呀！”

“今天不杀你们。不过，我问你们的情况，要老实交待！”我严厉地说。

“我要说假话骗您，出门碰枪子。”小个子匪兵边说边跪倒磕了个响头。

“据点里有多少人？”

“现在三百多人。听说还要调人加强防守。”

“兵力怎样部署？”

“主要兵力在西门。由胡介凡的亲信一营营长崔明贵指挥，有轻重机枪五挺，警卫连保卫指挥部，负责策应。其他三面，防守力量较弱。”

“还有什么情况？”

“胡介凡说，如果程子庙打响，卞庄、杨庄、龙固方面会派兵增援，叫我们坚决顶住。”

“现在放你们回去，告诉胡介凡，明天八路军要来攻打程子庙。”

“是，一定告诉。多谢长官不杀之恩。今后有用得着俺



两个匪兵听说我们是八路军的侦察兵……磕头求饶：
“八路爷爷饶命……”

的地方，一定效劳。”说完，爬起来跑了出去。

按照王政委的吩咐，我们最后要进行一下火力侦察，一方面扰乱敌人，另一方面，把周围的敌人压缩到程子庙据点，一举歼灭。

我们三人商定，听我的信号，从西、南、北三面同时开火，然后到村北三里外的土坡会合。辞别陈大爷，我们分头行动。

晚上十点多钟，天黑如墨。举目向据点望去，岗楼窗口透出豆似的灯火。大沙河的涛声隐约可辨。树上的蝉熬不住夏夜的闷热，不时鸣叫几声，更显得这湖畔村庄的悠静。

我登上一处高地，举起二十响匣枪对着炮楼开了火。接着小郭、大张也打响了。顿时，敌人各个火力点里的机枪吼叫起来，喷出长长的火舌，子弹从我们头上身边呼啸而过。我趁机记下了敌火力点的分布情况，据点里这时象炸了锅，几匹受惊的战马在嘶鸣，瘆人的叫声在夜空回荡。半小时后，我们在原定地点会合，然后星夜回到了指挥部。

我们顾不得休息，把敌情向王政委作了详细汇报。王政委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部署程子庙战斗。

王政委扫视全场，坚定而有力地说：“上级命令我们西进讨顽，打开湖西抗日斗争新局面，我们首先拔掉程子庙据点。据李军等三位同志的侦察，程子庙据点地形对敌人有利，工事坚固，火力较强，但也有致命的弱点，就是水源不足，给养缺乏。这么多人困守这一弹丸之地，只要我们围困它两天，敌人就会军心涣散，不战自乱。因此，我们宜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以逸待劳，最后一鼓作气吃掉它。进攻的突破口选在南门。为配合南门进攻，佯攻西门，伺机夺取。”

王政委呷了一口茶，接着说：“夺取南门的任务由四个

主力连担任，师特务连佯攻西门，微湖大队在北门、东门配合作战，铁道游击队负责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

最后，王政委强调说：“程子庙战斗是湖西扫顽的第一仗，要慎重初战，务求必胜！大家回去后好好准备。”

阴历六月初一，队伍到达了程子庙，将敌人团团围住。

乡亲们见自己的队伍来了，象久别重逢的亲人，纷纷拉着到家里去作客。村长忙着组织担架队，民兵也集训待命，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整个程子庙村笼罩着战前特有的紧张气氛。

在围困程子庙敌人的第二天夜间十点钟，我们抓到了敌人的两个逃兵。从他们口里得知，胡介凡这几天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急忙抽调邓集、卞庄、龙固之敌三百多人，加强程子庙的防守。六百多人挤在据点里，睡觉都找不着窝，一眼水井都喝干了。面磨不出来，只好煮生麦吃，很多人都开了小差。

六月初三早六时，攻打程子庙据点的战斗打响了。

我军从四面向据点射击，子弹嗖嗖地叫着从我们阵地飞出去。敌人岗楼里的机枪怪叫起来，吐出了一道道长长的火舌，子弹象蝗虫似地在我们身边扑扑地乱飞，溅起了堑壕沿上的泥土，打断了泛着红光的高粱。

为配合南门进攻，我指挥特务连向西门发起猛攻。顿时，机枪、冲锋枪、匣枪爆豆似的响了起来。

我看到继东伏在一堵短墙下，沉着地挥动匣枪向敌人射击，他眼里冒出火一样的光。正在这时，城墙上一个人头出现了，我正要举枪射击，那人头一下子开了花，这是继东放的枪。一会儿，城墙上又一个人影出现了，我扣动扳机，那人立即倒了下去。我们盯着城墙，一有人影就打，吓得敌人只是盲目地乱放枪。

我们正打得过瘾，通讯班小王气喘吁吁地跑来：“李连长，南门进攻失利，一连两次都没有成功，伤亡很大。王政委命令你连强攻西门，吸引敌人火力。”

我说：“告诉首长，我连指战员保证，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西门！”

这时，敌人的机枪又猖狂起来。有几个战士光荣牺牲了。我命令全连，向敌人反击！

热血在我全身沸腾，我举起匣枪，猛烈地向敌岗楼扫射。匣枪一抖一抖地跳动着，亮晶晶的弹壳象蚂蚱似的四处乱飞，我完全沉浸在战斗的快感里……

突然，一只有力的大手抓住了我的肩膀，我吃了一惊，回头一看，原来是村长。

“李连长，这么打伤亡太大。我和乡亲们商议：把各家的房子掏一个洞，让战士们从房中穿过，你看行吗？”

我心头一热，多好的群众啊！我抱歉地说：“这么一来，乡亲们要受损失了。”

“为了消灭这帮土匪强盗，还在乎这破草房！”村长有些激动了。

于是，村长带领群众用铁锹、镢头掏挖屋墙。一会儿，各家都掏空了。远远望去，象一条隧道似的。我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来。”我们猫着腰，在“隧道”里跑步前进，很快接近了据点。

前面一道铁丝网，横在我们面前。一排战士魏亮拖着铡刀，匍匐前进。来到铁丝网下，抡起铡刀，猛砍铁丝网。不料，一颗子弹飞来，魏亮身子晃了晃，倒在血泊中。我命令机枪手压住敌人的火力，正想冲上去，郭继东把上衣一脱，光着脊梁向猛虎一样扑了上去。他举起铡刀，猛劈下来。只两刀，铁丝网砍开了。战士周新华、耿方一跃而起，带着炸

药包，闯进西门。继而拔出手榴弹，向敌人的机枪火力点投去。“轰隆”一声巨响，敌人的机枪哑巴了。几秒钟后，又一声震天撼地的巨响，西门被炸开了。战士们奋不顾身冲进据点，与敌人展开巷战。

西门攻破，敌人慌了手脚。南门的登城勇士，手拿两把尖刀，动作敏捷，沿梯而上，迅速占领南门。微湖大队也乘机渡过大沙河，从东面攻入。

敌副团长张火头，企图组织反击，但敌兵被我军吓破了胆，哪个还敢上前。在我军一片“缴枪不杀”的喊声中，不少敌人缴械投降。其余被压缩在据点东头的古庙里。

战士暂时停息，仅有几声稀疏的枪声。

村长带领担架队，迅速把伤员抬下去，安置在老乡家里。村里的民兵也拿着各种器械，准备再次投入战斗。我军士气高涨，准备与敌人决战。

这座古庙有两进院落，分前殿和后殿。前殿有东西廊房各五间，门楼一座。后殿是和尚的寝殿。古庙有三大间，高达三丈，墙厚二尺，庙中有八根二人合抱的大圆柱。胡介凡企图负隅顽抗，等待援兵。

正当我主力部队进攻程子庙的时候，卞庄方面开来了伪军张茂寅团。我铁道游击队，潜伏在小集，等敌人迫近，突然袭击，敌人丢下几十具尸体，仓惶逃窜了。独立二营也在杨庄一带，击退了伪军陈士俊团的增援部队。

下午四时，胡介凡见援兵不到，绝望地命令士兵反击。我军战士高呼：“不要为胡介凡卖命了！八路军优待俘虏！”突然，庙门被打开了，我一看，原来是侦察时被捉的那个大个子匪兵，我向他笑了笑，然后端起冲锋枪向敌人扫射。胡介凡带领残兵败将从东北角逃跑，我军的机枪怒吼起来，敌人一个个象秫秸个子似的倒了下来。